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三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霍光復德為宗正

德為宗正雜按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滿盛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

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究詐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為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己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

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于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至于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亦光不早辯顧其勲名哀哉

更生使人上變事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于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切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于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毁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于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倪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説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令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

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大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謂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

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于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奸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

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為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類欺矣向誠內省不以為嫌然自為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己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為妬妻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

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為術在聖人為權
捨曰正而出于欺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
于邪不惟其欺不可為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于
主曰彼自謂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于上哉此恭
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
已卒并望之遣于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為之
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于國家

而處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

戚為臣不忠夫向不為忠孰為忠耶二子漢儒宗猶

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陸賈交歡平勃

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

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

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

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禄産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為平勃朱虚東牟之功謂賈有游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韋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為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為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

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徼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名公而名公不悅故周室幾危况勃椎魯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乎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禄產如莧陸之易措劉氏如泰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徼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

言而免深禍成大勲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為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脩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辟陽侯助建喪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廼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

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云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為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

葬故德賈之恵廼以謀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為人喪建為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為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願上言便宜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

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以定于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為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于前而智于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功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効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足敬于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

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乃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定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諭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終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為强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

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叔孫通請作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毀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為複道不

為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制禮儀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胄中世儒末習何足為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纔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

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為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以興通以為鄙儒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則通雖收散亡殘缺之舊志雖不備姑取而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矣

厲王殺辟陽侯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

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除賊報母之讐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于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為母殺讐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寛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寛

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啓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寛難

薄昭為書責厲王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厲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禮動也昭縁君命為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

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淮南王死袁盎勸誅丞相御史

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將若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乃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

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寛上曰為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為權首而不甚罪盎盖七國以誅錯為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乘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

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田蚡説淮南王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氏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為人資俊才喜名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若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

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蒯通說武臣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辨張為利害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

信以謂范陽令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為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息夫躬詐謀詭計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云云躬上

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詐為
車旻壹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
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禄言躬逆詐造不
信之謀不可許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為有兵
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相
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矣躬始造詐計欲擕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憸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彼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于聽則君

子雖强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息夫躬著絶命論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詞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墻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諼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絶命詞內頌

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詞故出之

石奮恭謹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謂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後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

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搶聖人之迹而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絰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偽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為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為賤若奮之出于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

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屋屋不為過而已何以隱然為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石慶醇謹

慶為丞相時漢方南誅兩粤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下廵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

九歲無能有所斥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為謹厚君子然才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慶冒三事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石慶罷相而後起視事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為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為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

勸慶宜引决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惟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于邊類殘忍不愛民體國者之為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于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

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長者

衛綰戲車為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為廉忠無他賜代桃侯舍為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云賈生明王道衛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令上自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仁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為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于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廼能使官屬以為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己且愛人似

小勝耳

王襄取鐏賜左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初孝王有罍鐏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鐏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鐏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為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於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誅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意也

絳灌等害賈誼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之

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為歟嘗竊疑之夫人臣

奮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廼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既踈不用其議猶强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己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為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為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夭絶命也夫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四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商君敗俗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強秦秦卒并天下而

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恩則

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亾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彊

賈誼譏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亾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濵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

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乃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賈誼三表五餌

賛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賈誼賛改正朔尚黄用五既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

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飲食皆棄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為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遽疎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餽北北人習而安之其風俗亦大異初開國時矣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益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疎哉

袁盎以絳侯為功臣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吕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迎代

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毋罪所不加是祿産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産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

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稷遺勃已久矣楊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

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得勃立已而禮恭之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盎莊而盎畏則盎得矣

袁盎譖趙談譎晁錯

盎嘗引大體慷慨宦官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宫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駿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明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盎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已而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賓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

繇嬰得對假正以遂奸豈惟忠不足道葢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傅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禍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鼂錯學申商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

必慎其初晁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峭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所惡不强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絶秦亂法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一洒之不

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强大欲稍削之與
按袁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
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讐錯得以吳楚
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
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
諸侯報讐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
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
遷獨以爲變古亂常不死則亾夫錯預爲國計慮山

東及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文帝賜鼂錯璽書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

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傳云寵答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乘之隆而懼薄氷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

三代以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以貲爲郎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漢書註如淳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袁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官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袁盎父故爲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晁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繇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

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用雖貴且艱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敎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則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嗇夫利口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亾頼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亾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沿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措可不謹其微也哉

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

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養士五日一殺牛以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罸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其爵罸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説復以尚為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

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静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巳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决於外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鋭再舉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悟而稔范陽之覦致劒南

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

言此哉

汲黯清淨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

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

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召爲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

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脩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晏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説弘曰如發蒙則黯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顔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淨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

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囹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貫人與市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寛昔臯陶叙九徳曰寛而栗夫栗則不寛寛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及也故寛而栗成徳爲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寛則黯於臯陶九徳葢具寛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

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恐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恐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寛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平亦猶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寛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汲黯直諫

其諫犯主之顔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傅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不詳見袁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致晁錯誅以欲按巳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弘張湯葢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毁

名上廼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内實不至而外慕其人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盎之愛君矣

汲黯近古社稷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楊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悮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氏死乃與絳侯誅産祿陳平之無

悞也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楊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强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内誠中正

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讋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讋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禮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鄭當時置驛馬以請謝賓客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賔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道之上惟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

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舜文酷吏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絶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不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

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賔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弊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覲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趨効轅

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何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决者非其臨事失望婨婀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鯀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和之弊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乃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乃不得為君子嗚呼慮而恭難哉

賈山不爲醇儒

賈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見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爲道之精要安知儒哉世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

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服乎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冡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爲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賈山諫文帝射獵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

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益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

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秦爲喻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也

鄒陽諫吳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

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

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

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讁其反謀豈不

殆哉濞寔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

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

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

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

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

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姚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游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濞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

而亾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如何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

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枚乘說吳王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晁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葢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舍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

而秉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㣲謀惡先誅士後
已舉事何邺人言秉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
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袁盎而敢於
刺殺之至害秉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
秉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秉名梁客食其食而
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
秉不及此其意也然秉文詞過陽其所爲七發葢相
如比自陽以下不及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五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路溫舒揗奏獄吏爲諫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嚳訣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者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餙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葢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溫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

深思遠有防豫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秉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游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爲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得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劘上陽秉游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故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秉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薰心實禍

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為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饑之粟病之藥也凛乎具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之類也

籍福說田蚡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

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灌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廼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者故其意每助蚡然敎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説嬰兼

容按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田蚡迎淮南王霸上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髙祖孫卽宫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三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以氣相

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傅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覇

上乃私許安以宫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内史是魏其侯不堅上駡内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罪非也

韓安國說梁王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吴故相袁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

令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令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立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捭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

以全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卽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葢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部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

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國而賄況其下者也

武帝立武始侯昌

趙王彭祖甍時淖姬兄爲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何如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德而

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中山靖王勝來朝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

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一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晁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

內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附作歌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絶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顧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去附傳去大𠦪行燔燒烹

烹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李廣善射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

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爲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吕蹀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柰

何自文帝以奇廣乃至武帝三世不用廣雖曰用矣
亦不盡其才僅僅乎以諉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
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
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
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
爲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
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
而陵顧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

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從回遠遂陵步兵少無後繼
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
夫人寵皆躐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
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
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司馬遷雪李陵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
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没强虜何能爲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奴

內屬明矣陵自爲蘇武言今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爲此夫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匈奴之俗丧君有君刼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通於天至此則陵之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

復何議恐死而降曰吾將有為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為則母誅陵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衛青為大將軍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甞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

大夫也徒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隷加士大夫之上可也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言以肺腑待罪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

譽亦不可得也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戸封去病爲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名雖

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孫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强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腑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此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内無助而遠求功廼徒欲以其才力斬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甯乘說青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戸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乘所說秦漢以來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而聽焉青固宜

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乗拜爲東海都尉何哉

董仲舒對策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

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
内而以爲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既用
其言矣用其言跡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
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
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
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輩至使弟子不知以爲
大愚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
之而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伊

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敎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爲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丈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

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非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脉治而人命延有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五